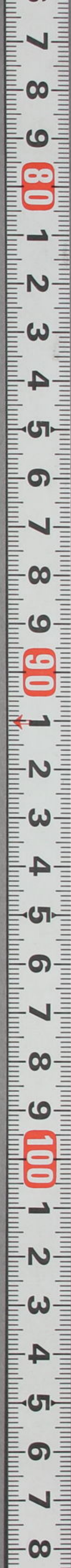




1437
6



門 12
卷



韓

韓子迂評卷之十四

何芥校

外儲說右

織珠碎錦層見雜出不匱

一賞罰共。則禁令不行。何以明之。明之以造父於期。子罕為出。堯田恒為圃。池故宋君簡公弑。患在王良造父之共車。田連成竅之共琴也。二治強生於法。弱亂生於阿。君明於此。則正賞罰。而非不仁也。爵祿生於功。誅罪生於罪。臣明

整飭

韓子迂評

卷之十四

余書

於此則盡死力而非忠君也。君通於不仁。臣通於不忠。則可以王矣。昭襄知主情而不發五苑。田鮪知臣情。故教田章。而公儀辭魚。

三。明主者覽於外也。而外事不得不成。故蘇代非齊王。人主覽於士也。而居者不適不顯。故潘壽言禹情。人主無所覺寤。方吾知之。故恐同衣於族。而况借於權乎。吳章知之。故說以佯。而况借於誠乎。趙王惡虎目而壅。明主之道。如周行。

人之却衛侯也

四人主者守法責成以立功者也。聞有吏雖亂而有獨善之民。不聞有亂民而有獨治之吏。故明主治吏不治民。說在搖木之本。與引綱之綱。故失火之嗇夫。不可不論也。救火者吏操壺走火。則一人之用也。操鞭使人。則役萬夫。故所遇術者。如造父之遇篤馬。牽馬推車。則不能進。代御執轡持筴。則馬咸驚矣。是以說在椎鍛平夷。

余唐

榜檠矯直。不然。敗在淖齒。用齊戮閔王。李兌用趙餓主父也。

五因事之理。則不勞而成。故茲鄭之踞轅而歌。以上高梁也。其患在趙簡主。稅吏請輕重。薄疑之言。國中飽。簡主喜。而府庫虛。百姓餓。而姦吏富也。故桓公巡民。而管仲省腐財。怨女。不然。則在延陵。乘馬不得進。造父過之。而為之泣也。

右經

造父威分

傳一

一事而分為五段

造父

二喻駢麗可賞

御四馬。馳驟周旋。而恣欲

造父威分于出羈

於馬。恣欲於馬者。擅轡策之制也。然馬驚於出羈。而造父不能禁制者。非轡策之嚴不足也。威

分於出羈也。

羈亦令馬可畏。故曰威分。

王子於期為駢駕。轡

王子於期德分于圃池

策不用。而擇欲於馬。擅芻水之利也。然馬過於圃池。而駢馬敗者。非芻水之利不足也。德分於

圃池也。

二喻尤妙駢麗整飭天成

故王良造父。天下之善御者也。然而使

王良造父不能共駕

王良操左革。而咤叱之。使造父操右革。而鞭笞

田連成竅不能共琴

之馬不能行十里。共故也。田連成竅天下善鼓琴者也。然而田連鼓上成竅。槪下而不能成曲。亦共故也。夫以王良造父之巧。共轡而御。不能使馬。人主安能與其臣共權以為治。以田連成竅之巧。共琴而不能成曲。人主又安能與其臣共勢以成功乎。一曰造父為齊王駙駕。渴馬服成。令馬忍渴。百日服習之。故成也。効駕圃中。渴馬見圃池。去車走池。駕敗。王子於期為趙簡王取道。爭千里之

厚

表始發而彘伏溝中。王子於期齊轡筴而進之。

彘突出於溝中。馬驚駕敗。子罕田恒結案前二喻

四司城子罕謂宋君曰。慶賞賜與。民之所喜也。君

子罕為出彘

自行之。殺戮誅罰。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宋君

曰諾。於是出威令。誅大臣。君曰問子罕也。於是

大臣畏之。細民歸之。處期年。子罕殺宋君而奪

政。故子罕為出彘以奪其君國。罕用刑服國是。由出彘用威懼。

簡公在上位。罰重而誅嚴。厚賦斂而殺戮民。

陳氏山叟

韓子王評卷十四

四

周令

田恒設慈愛。明寬厚。簡公以齊民為渴馬。不以恩加民。而田恒以仁厚為圃池也。以仁濟物一由圃池也

五

曰造父為齊王駙駕。以渴服馬。百日而服成。請効駕齊王。王曰効駕於圃中。造父驅車入圃。馬見圃池而走。造父不能禁。造父以渴服馬久矣。今馬見池。驛而走。雖造父不能治。今簡公之以法禁其衆久矣。而田恒利之。是田恒傾圃池而示渴民也。一曰王子於期為宋君為千里之逐。

造父田常

字

王子於期

子罕

已駕。察手吻文且發矣。驅而前之。輪中繩引而却之。馬掩迹。拊而發之。彘逸出於竇中。馬退而却。策不能進前也。馬驛而走。轡不能止也。司城子罕謂宋君曰。慶賞賜予者。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誅罰殺戮者。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於是戮細民而誅大臣。君曰與子罕議之。居期年。民知殺生之命制於子罕也。故一國歸焉。故子罕劫宋君而奪其政。法不能禁也。故曰子罕為出

東山

子罕

周令

復說王良造父不能共駕田連成窳不能共琴。而田常為圃池也。今令王良造父共車。人操一邊轡而入門。問駕必敗。而道不至也。令田連成窳共琴。人撫一絃而揮。則音必敗。曲不遂矣。

一傳二凡四事。秦昭王有病。百姓里買牛而家為王。

禱。公孫述出見之。入賀王曰。百姓乃皆里買牛為王禱。王使人問之。果有之。王曰。訾之。人二甲。

入法寡恩不情之甚。夫非令而擅禱者。是愛寡人也。夫愛寡人。寡人亦且改法而心與之。相循者。是法不立。



法不立。亂亡之道也。不如人罰二甲而復與為

治。一曰秦襄王病。百姓為之禱。病愈。殺牛塞禱。郎中閻遏公孫衍出而見之。曰。非社臘之時也。

太史公曰。韓子引繩墨。明是非。極于少恩。正此類。

奚自殺牛而祠社。怪而問之。百姓曰。人主病為之禱。今病愈。殺牛塞禱。閻遏公孫衍說。見王拜賀曰。過堯舜矣。王驚曰。何謂也。對曰。堯舜其民未至為之禱也。今王病而民以牛禱。病愈。殺牛塞禱。故臣竊以王為過堯舜也。王因使人問之。

何里為之。訾其里正與伍老屯二甲。屯亦閭閻公孫衍媿不敢言。居數月。王飲酒酣樂。閭閻公孫衍謂王曰。前時臣竊以王為過堯舜。非直敢諛也。堯舜病。且其民未至為之禱也。今王病而民以牛禱。病愈殺牛塞禱。今乃訾其里正與伍老屯二甲。臣竊怪之。王曰。子何故不知於此。彼民之所以為我用者。非以吾愛之為我用者也。以吾勢之為我用者也。吾釋勢與民相收。若是非人情。不可以為世主。

早

吾適不愛。而民因不為我用也。故遂絕愛道也。二秦大飢。應侯請曰。五苑之草著謂草木著地而生也。蔬菜

橡果棗栗。足以活民。請發之。昭襄王曰。吾秦法使民有功而受賞。有罪而受誅。今發五苑之蔬。草者。使民有功與無功俱賞也。夫使民有功與無功俱賞者。此亂之道也。夫發五苑而亂。不如

棄棗蔬而治。一曰。令發五苑之菰蔬棗栗。足以活民。是使民有功與無功爭取也。夫生而亂。不

康氏山說

歸

七

五

如死而治。大夫其釋之。

三 田鮪教其子田章曰。欲利而身。先利而君。欲富而家。先富而國。一曰田鮪教其子田章曰。主賣官爵。臣賣智力。故自恃無恃人。

四 公儀休相魯而嗜魚。一國盡爭買魚而獻之。公儀子不受。其第諫曰。夫子嗜魚而不受者。何也。對曰。惟嗜魚。故不受也。夫即受魚。必有下人之色。有下人之色。將枉於法。枉於法。則免於相。

三復斯言
人人可自
懲省

字

此段甚曲
折凡為吏
者可自勉
于庶

免於相。則雖嗜魚。此不必能致我魚。我又不能自給魚。即無受魚而不免於相。雖嗜魚。我能長自給魚。此明夫恃人不如自恃也。明於人之為已者。不如已之自為也。

一

傳三 凡三 子之相燕。貴而主斷。蘇代為齊使燕。

王問之曰。齊王亦何如主也。對曰。必不霸矣。燕王曰。何也。對曰。昔桓公之霸也。內事屬鮑叔。外事屬管仲。桓公被髮而御婦人。日遊於市。今齊

王不信其大臣。於是燕王因益大信子之。子之聞之。使人遺蘇代金百鎰。而聽其所使之。一曰蘇代爲秦使燕。見無益子之。則必不得事而還。貢賜又不出。於是見燕王。乃譽齊王。燕王曰。齊王何若是之賢也。則將必王乎。蘇代曰。救亡不暇。安得王哉。燕王曰。何也。曰。其任所愛不均。燕王曰。其亡何也。曰。昔者齊桓公愛管仲。置以爲管父。內事理焉。外事斷焉。舉國而歸之。故一匡

中

天下。九合諸侯。今齊任所愛不均。是以知其亡也。燕王曰。今吾任子之。天下未之聞之也。於是明日張朝而聽子之。潘壽語燕王曰。王不如以國讓子之。人所以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許由必不受也。則是堯有讓許由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也。今王以國讓子之。子之必不受也。則是王有讓子之之名。而與堯同行也。於是燕王因舉國而屬之子

之。一曰潘壽闕者。燕使人聘之。潘壽見燕王曰。臣恐子之之如益也。王曰何益哉。對曰古者禹死。將傳天下於益。啓之人因相與攻益而立啓。今王信愛子之。將傳國子之。太子之人盡懷印爲子之之人。無一人在朝廷者。王不幸棄群臣。則子之亦益也。王因收吏璽。自三百石已上。皆効之子之。子之太重。夫人主之所以鏡照者。諸侯之士徒也。今諸侯之士徒皆私門之黨也。人

字

主之所以自羽翼者。巖穴之士徒也。今巖穴之士徒皆私門之舍人也。是何也。奪號之資在子之也。故吳章曰人主不佯憎愛人。佯愛人不得復憎也。佯憎人不得復愛也。一曰燕王欲傳國於子之也。問之潘壽。對曰禹愛益而任天下於益。已而以啓人爲吏。及老而以啓爲不足任天下。故傳天下於益。而勢重盡在啓也。已而啓與友黨攻益而奪之天下。是禹名傳天下於益。而

實令啓自取之也。此禹之不及堯舜明矣。今王欲傳之子之。而更無非太子之人者。是名傳之。而實令太子自取之也。燕王乃收璽自三百石以上。皆效之子之。子之遂重。方吾子曰。吾聞之古禮。行不與同服者同車。不與同族者共家。而况君人者。乃借其權而外共勢乎。

吳章謂韓宣王曰。人主不可佯愛人。一曰不可



復憎。不可以佯憎人。一曰不可復愛也。故佯憎。佯愛之徵。見則諛者因資而毀。譽之。雖有明主。不能復收。而况於以誠借人也。

二趙王遊於圃中。左右以免與虎而輟觀之。盼然環

其眼。環轉其眼以作怒也王曰。可惡哉。虎目也。左右曰。平

陽君之目。可惡過此。見此未有害也。見平陽君之目如此者。則必死矣。其明日平陽君聞之。使人殺言者。而王不誅也。

東山... 韓宣王... 余唐

三衛君入朝於周。周行人問其號。對曰：諸侯辟疆。

周行人却之曰：諸侯不得與天子同號。開辟疆土者天

子之。衛君乃自更曰：諸侯燬。而後內之。仲尼聞

之曰：遠哉！禁偏。虛名不以借人。况實事乎。名辟疆未

必能辟疆故曰虛也

一傳四凡四。搖木者一一攝其葉。則勞而不徧。左

右拊其本而葉徧搖矣。臨淵而搖木。鳥驚而高。

魚恐而下。善張網者引其綱。若一一攝萬目而

喻搖木張網

早

後得。則是勞而難。引其綱而魚已囊矣。故吏者民之本綱者也。故聖人治吏不治民。

二救火者令吏挈壺甕而走火。則一人之用也。操

鞭箠指麾而趣使人。則制萬夫。是以聖人不親

細民。明主不躬小事。造父方釋。得有子。父乘車

過者。馬驚而不行。其子下車牽馬。請造父助我

推車。造父因收器。輟而寄載之。援其子之乘。乃

始檢轡持策。未之用也。而馬轡驚矣。使造父而

東氏山張

精解

此

形

不能御。雖盡力勞身。助之推車。馬猶不肯行也。今身使佚。且寄載有德於人者。有術而御之也。故國者君之車也。勢者君之馬也。無術以御之。身雖處勞。猶不免亂。有術以御之。身處佚樂之地。又制帝王之功也。
三 椎鍛者所以平不夷也。榜檠者所以矯不直也。聖人之爲法也。所以平不夷。矯不直也。淖齒之用齊也。擢閔王之筋。李兌之用趙也。餓殺主父。



此二君者皆不能用其椎鍛榜檠。故身死爲戮而爲天下笑。一曰入齊則獨聞淖齒而不聞齊王。入趙則獨聞李兌而不聞趙王。故曰人主者不操術則威勢輕而臣擅名。

四

一曰田嬰相齊。人有說王者曰。終歲之計。王不一以數日之間自聽之。則無以知吏之姦邪得失也。王曰善。田嬰聞之。即遽請於王而聽其計。王將聽之矣。田嬰令官具押券斗石參升之計。

好自用而不任人之弊

王自聽計。計不勝聽。罷食後復坐。不復暮食矣。
田嬰復謂曰。群臣所終歲日夜不敢偷怠之事也。
王以一夕聽之。則群臣有為勸勉矣。王曰諾。
俄而王已睡矣。吏盡偷刀削其押券。升石之計。
王自聽之。亂乃始生。

一曰武靈王使惠文王莅政。李兌為相。武靈王
不以躬親殺生之柄。故劫於李兌。

傳五

凡五事

茲鄭子引輦上高梁。而不能支。茲鄭



此喻貴術

踞轅而歌前者止。後者趨。輦乃上。使茲鄭無術
以致人。則身雖絕力至死。輦猶不上也。今身不
至勞苦而輦以上者。有術以致之故也。

二趙簡王出稅者。吏請輕重。簡王曰。勿輕勿重。
則利入於上。若輕則利歸於民。吏無私利而正
矣。

三薄疑謂趙簡王曰。君之國中飽。簡王欣然而喜。
曰。何如焉。對曰。府庫空虛於上。百姓貧餓於下。

然而姦吏出矣。

四 齊桓公微服以巡民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桓公問其故。對曰。臣有子三人。家貧無以妻之。傭未及反。桓公歸以告管仲。管仲曰。畜積有腐棄之財。則人飢餓。宮中有怨女。則民無妻。桓公曰。善。乃論宮中有婦人而嫁之。下令於民曰。丈夫二十而室。婦人十五而嫁。一曰。桓公微服而行於民間。有鹿門稷者。行年七十而無妻。桓公問



管仲曰。有民老而無妻者乎。管仲曰。有鹿門稷者。行年七十矣。而無妻。桓公曰。何以令之有妻。管仲曰。臣聞之。上有積財。則民必匱乏。於下。宮中有怨女。則有老而無妻者。桓公曰。善。令於宮中。女子未嘗御。出嫁之。乃令男子年二十而室。女年十五而嫁。則內無怨女。外無曠夫。

五

延陵卓子。乘蒼龍挑文之乘。言雕飾之鉤飾在前。約使奮錯鍍在後。鍍。鍍也。以金飾也。馬欲進。則鉤飾禁之。

欲退則錯鍍貫之。馬因旁出。造父過而為之泣。
涕曰：古之治人亦然矣。夫賞所以勸之，而毀存
焉。罰所以禁之，而譽加焉。民中立而不知所由。
言賞則有毀，罰即有譽。故不知其所由。此亦聖人之所為泣也。一
曰：延陵卓子乘蒼龍與翟文之乘。馬有翟文。前則
有錯飾，後則利鍍。筴進則引之，退則筴之。馬前
不得進，後不得退，遂避而逸。因下抽刀而刎其
脚。造父見之而泣，終日不食。因仰天而歎曰：筴

字

會吏安可為也。庶吏又不可為。此吏之所為泣也。

所以進之也。錯飾在前，引所以退之也。利鍍在
後。今人主以其清潔也進之，以其不遠左右也
退之。以其公正也譽之，以其不聽從也廢之。民
懼中立而不知所由。此聖人之所為泣也。

十四卷終

東元昌
一
帝王平卷

法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韓子迂評卷之五

何荝校

難一

凡九章設難皆借古人以發已意要歸于刑名也篇內皆以或曰字起斷案

晉文公將與楚人戰。召舅犯問之曰。吾將與楚人戰。彼衆我寡。爲之奈何。舅犯對曰。臣聞之。繁禮君子。不厭忠信。戰陣之間。不厭詐僞。君其詐之而已矣。文公曰。舅犯。因召雍季而問之曰。我

將與楚人戰。彼衆我寡。爲之柰何。雍季對曰。焚
林而田。偷取多獸。後必無獸。以詐遇民。偷取
一時。後必無復。文公曰善。辭雍季。以舅犯之謀
與楚人戰。以敗之。歸而行爵。先雍季。而後舅犯
群臣曰。城濮之事。舅犯謀也。夫用其言。而後其
身可乎。文公曰。此非君所知也。夫舅犯言一時
之權也。雍季言萬世之利也。仲尼聞之曰。文公
之霸也。宜哉。既知一時之權。又知萬世之利。或

厚

辭難亦精

細

篇內皆以
或曰字起
辭難

曰。雍季之對。不當文公之問。凡對問者。有因。因
小。大緩急而對也。所問高大。而對以卑狹。則明
主弗受也。今文公問以少。遇衆。而對曰。後必無
復。此非所以應也。且文公不知一時之權。又不
知萬世之利。戰而勝。則國安而身定。兵強而威
立。雖有後復。莫大於此。萬世之利。奚患不至。戰
而不勝。則國亡兵弱。身死名息。拔拂今日之死
不及。安暇待萬世之利。待萬世之利。在今日之

陳氏山叟

六韜子孫評卷五

五

影

勝。今日之勝。在詐於敵。詐敵。萬世之利已。故曰。雍季之對。不當文公之問。轉且文公又不知舅犯之言。舅犯所謂不厭詐僞者。不謂詐其民。謂詐其敵也。敵者所伐之國也。後雖無復何傷哉。文公之所以先雍季者。以其功耶。則所以勝楚破軍者。舅犯之謀也。以其善言耶。則雍季乃道其後之無復也。此未有善言也。舅犯則以兼之矣。舅犯曰。繁禮君子。不厭忠信者。忠所以愛其下。

也。信所以不欺其民也。夫既以愛而不欺矣。言孰善於此。然必曰出於詐僞者。軍旅之計也。舅犯前有善言。後有戰勝。故舅犯有二功。而後論雍季無一焉。而先賞文公之霸也。不亦宜乎。仲尼不知善賞也。

二 歷山之農者。侵畔。舜往耕焉。期年。畊畝正。河濱之漁者。爭得。舜往漁焉。期年。而讓長。東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仲尼歎曰。耕

漁與陶。非舜官也。而舜往為之者。所以救敗也。

舜其信仁乎。乃躬耕處苦而民從之。故曰聖人

之德化乎。或問儒者曰。方此時也。堯安在其人

曰。堯為天子。然則仲尼之聖。堯柰何。聖人明察

在上位。將使天下無姦也。今耕漁不爭。陶器不

窳。舜又何德之化。舜之救敗也。則是堯有失也。

賢舜則去堯之明察。聖堯則去舜之德化。不可

兩得也。楚人有鬻楯與矛者。譽之曰。吾楯之堅。

此言以德化民者。居上之權也。舜不當與堯爭民。

戰國時為此說。以攻擊儒者。

厚

莫能陷也。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

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

也。夫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

立。今堯舜之不可兩譽。矛楯之說也。且舜救敗

期年已一過。三年已三過。舜有盡。壽有盡。天下

過無以已。以有盡逐無已。所止者寡矣。賞罰使

天下必行之。令曰。中程者賞。弗中程者誅。令朝

至暮變。暮至朝變。十日而海內畢矣。奚待期年。

此言德化不如法。以勢行法。易以德行化。難。

戰國之所見如此

舜猶不以此說堯令從已。乃躬親。不亦無術乎。且夫以身為苦而後化民者。堯舜之所難也。處勢而令下者。庸主之所易也。將治天下。釋庸主之所易。道堯舜之所難。未可與為政也。

三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病。不幸卒於大命。將奚以告寡人。管仲曰。微君言。臣故將謁之。願君去豎刁。除易牙。遠衛公子。開方。易牙為君主味。君主惟人肉未嘗。易牙烝其首子而進之。

字

夫人情莫不愛其子。今弗愛其子。安能愛君。君妬而好內。豎刁自宮以治內。人情莫不愛其身。身且不愛。安能愛君。開方事君十五年。齊衛之間不容。數日行。棄其母。父官不歸。其母不愛。安能愛君。臣聞之。矜偽不長。蓋虛不久。願君去此三子者也。管仲卒死。而桓公弗行。及桓公死。蟲出尸不葬。或曰。管仲所以見告桓公者。非有度者之言也。所以去豎刁易牙者。以不愛其身適

君之欲也。曰不愛其身安能愛君。然則臣有盡死力以爲其王者。管仲將不用也。曰不愛其死力安能愛君。是欲君去忠臣也。且以不愛其身。度其不愛其君。是將以管仲之不能死。公子糾度其不死。桓公也。是管仲亦在所去之域矣。明主之道不然。設民所欲以求其故。乃爲爵祿以勸之。設民所惡以禁其姦。故爲刑罰以威之。慶賞信而刑罰必。故君舉功於臣而姦不用於上。

甲

雖有豎刁。其柰君何。且臣盡死力以與君。君垂爵祿以與臣。市君臣之際。非父子之親也。計數之所出也。君有道則臣盡力而姦不生。無道則臣上塞主明而下成私。管仲非明此度數於桓公也。使去豎刁。一豎刁又至。非絕姦之道也。且桓公所以身死蟲流出尸不葬者。是臣重也。臣重之實。擅主也。有擅主之臣。則君令不下究。臣情不上通。一人之力。能隔君臣之間。使善敗不

蘇老泉管仲論本此

信賞必罰以度數御臣此韓非本術借管仲以發之

韓非子

管子

卷五

余唐

聞禍福不通。故有不葬之患也。明主之道。一人不兼官。一官不兼事。卑賤不待尊貴而進。大臣不因左右而見。百官脩通。群臣輻湊。有賞者君見其功。有罰者君知其罪。見知不悖於前。賞罰不弊於後。安有不葬之患。管仲非明此言於桓公也。使去三子。故曰管仲無度矣。

四 襄子圍於晉陽。中出圍。賞有功者五人。高赫爲賞首。張孟談曰。晉陽之事。赫無大功。今爲賞首。

何也。

襄子曰。晉陽之事。寡人國家危。社稷殆矣。吾群臣無有不驕侮之意者。惟赫子不失君臣之禮。是以先之。仲尼聞之曰。善賞哉。襄子賞一人而天下爲人臣者莫敢失禮矣。或曰。仲尼不知善賞矣。夫善賞罰者。百官不敢侵職。群臣不敢失禮。上設其法而下無姦詐之心。如此則可謂善賞罰矣。使襄子於晉陽也。令不行。禁不止。是襄子無國。晉陽無君也。尚誰與守哉。今襄子

言赫無功不宜賞

國新破未
可行法襄
子之賞種
也韓子之
言常法也

於晉陽也。知氏灌之。穴竈生蠹。而民無反心。是君臣親也。襄子有君臣親之澤。操令行禁止之法。而猶有驕侮之臣。是襄子失罰也。人臣者乘事而有功則賞。今赫僅不驕侮。而襄子賞之。是失賞也。明主賞不加於無功。罰不加於無罪。今襄子不誅驕侮之臣。而賞無功之赫。安在襄子之善賞也。故曰仲尼不知善賞。

五 晉平公與群臣飲。酣乃喟然而歎曰。莫樂為人



君惟其言而莫之違。師曠侍坐於前。援琴撞之。公披衽而避。琴壞於壁。公曰。太師誰撞。師曠曰。今者有小人言於側者。故撞之。公曰。寡人也。師曠曰。啞。是非君人者之言也。左右請除之。公曰。釋之以為寡人戒。或曰。平公失君道。師曠失臣禮。夫非其行而誅其身。君之於臣也。非其行則陳其言。善諫不聽。則遠其身者。臣之於君也。今師曠非平公之行。不陳人臣之諫。而行人主之

誅舉琴而親其體。是逆上下之位而失人臣之禮也。夫為人臣者。君有過則諫。諫不聽則輕爵祿以待之。此人臣之禮義也。今師曠非平公之過。舉琴而親其體。雖嚴父不加於子。而師曠行之於君。此大逆之術也。臣行大逆。平公喜而聽之。是失君道也。故平公之迹不可行也。使人主過於聽而不悟其失。師曠之行亦不可明也。使姦臣襲極諫而飾弒君之道。不可謂兩明。此為

字

兩過。故曰平公失君道。而師曠亦失臣禮矣。

六齊桓公時。有處士曰小臣稷。桓公三往而弗得。

見。桓公曰。吾聞布衣之士。不輕爵祿。無以易萬

貶駁仁義
戰國之亂
俗也

乘之主。萬乘之主。不好仁義。亦無以下布衣之

士。於是五往乃得見之。或曰。桓公不知仁義。夫

仁義者。憂天下之害。趨一國之患。不避卑辱。謂

之仁義。故伊尹以中國為亂道。為宰于湯。百里

奚以秦為亂道。為虜于穆公。皆憂天下之害。趨

戰國之俗
不辭卑辱
故其立論
每如此

一國之患。不辭卑辱。故謂之仁義。今桓公以萬
乘之勢。下匹夫之士。將與憂齊國。而小臣不行。
見小臣之忘民也。忘民不可謂仁義。仁義者不
失人臣之禮。不敗君臣之位者也。是故四封之
內。執會而朝。名曰臣。臣吏分職受事。名曰萌。今
小臣在民萌之衆。而逆君上之欲。故不可謂仁
義。仁義不在焉。桓公又從而禮之。使小臣有智
能而遁桓公。是隱也。若無智能而虛驕矜桓公。

字

是誣也。宜戮小臣之行。非刑則戮。桓公不能領
臣主之理。而禮刑戮之人。是桓公以輕上侮君
之俗。教於齊國也。非所以為治也。故曰。桓公不
知仁義。

七

靡笄之役。韓獻子將斬人。却獻子聞之。駕往救
之。比至。則已斬之矣。却子因曰。胡不以狗。其僕
曰。曩不將救之乎。却子曰。吾敢不分謗乎。或曰。
却子言不可不察也。非分謗也。韓子之所斬也。

此段甚精
細正當辯
難無遺漏
可誦

臣以山引
卷之五
若罪人則不可救。救罪人法之所以敗也。法敗則國亂。若非罪人則勸之以徇。勸之以徇是重不辜也。重不辜民所以起怨者也。民怨則國危。却子之言非危則亂不可不察也。且韓子之所斬若罪人。却子奚分焉。斬若非罪人則已斬之矣。而却子乃至。是韓子之謗已成。而却子且後至也。夫却子曰以殉不足以分斬人之謗而又生殉之謗。是何言分謗也。昔者紂為炮烙崇侯

雄辯

惡來又曰。斬涉者之脛也。奚分於紂之謗。且民之望於上也甚矣。韓子弗得。將却子之得之也。今却子俱弗得。則民絕望於上矣。故曰却子之言非分謗也。益謗也。且却子之往救罪也。以韓子為非也。不道其所以為非而勸之以殉。是使韓子不知其過也。夫下使民望絕於上。又使韓子不知其失。吾未得却子之所以分謗者也。

八桓公解管仲之束縛而相之。管仲曰。臣有寵矣。

棟氏山叟

韓子廷評卷十五

十一

邦明

然而臣卑。公曰：使子立高國之上。管仲曰：臣貴矣。然而臣貧。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管仲曰：臣富矣。然而臣疏。於是立以為仲父。齊大夫管仲略曰：管仲以賤為不可以治國，故請高國之上，以為貧不可以治富，故請三歸，以疏為不可以治親，故處仲父。管仲非貪，以便治也。或曰：今使臧獲奉君令，詔卿相，莫敢不聽，非卿相卑而臧獲尊也。主令所加，莫敢不從也。今使管仲之治，不緣桓公。

厚

言以君之勢行于國中何憂賤貧何患不親

是無君也。國無君，不可以為治。君負桓公之威，下桓公之令，是臧獲之所以信也。奚待高國仲父之尊而後行哉。當世之行事，二者賤官都丞之下徵令者，不避尊貴，不就卑賤，故行之而法者，雖巷伯信乎卿相，行之而非法者，雖大吏詘乎民萌。今管仲不務尊主明法，而事增寵益爵，是非管仲貪欲富貴，必闇而不知術也。故曰：管仲有失行，霄略有過譽。

九韓宣王問於繆留。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
繆留對曰。昔魏兩用樓翟而亡西河。楚兩用昭
景而亡鄢郢。今君兩用公仲公叔。此必將爭事
而外市。則國必憂矣。或曰。昔者齊桓公兩用管
仲鮑叔。成湯兩用伊尹仲虺。夫兩用臣者。國之
憂。則是桓公不霸。成湯不王也。潛王一用淳齒
而手死乎東廟。主父一用李兌。減食而死。主誠
有術。兩用不為患。無術兩用則爭事而外市。一

則專制而劫弑。今留無術以規上。使其主去兩
用一。是不有西河鄢郢之憂。則必有身死減食
之患。是繆留未有善以知言也。

難二

凡七章。皆借古人以伸己之說也。然其
辯難攻擊之力。則惟以法術為先。仁義
為後。而元氣幾乎索矣。

一景公過晏子曰。子宮小近市。請徙子家。豫章之

早

圃。晏子再拜而辭曰。且嬰家貧。待市食而朝暮趨之。不可以遠。景公笑曰。子家習市。識貴賤乎。是時景公繁於刑。晏子對曰。踴貴而屢賤。景公曰。何故。對曰。刑多也。景公造然變色曰。寡人其暴乎。於是損刑五。或曰。晏子之貴踴。非其誠也。欲便辭以止多刑也。此不察治之患也。夫刑當無多。不當無少。無以不當聞。而以太多說。無術之患也。敗軍之誅。以千百數。猶此不止。即治亂

出左氏然左傳深矣

是刻薄之言。韓生之術也。晏子為近正矣。



此亦法家之說

之刑如恐不勝。而姦尚不盡。今晏子不審其當否。而以太多為說。不亦妄乎。夫惜草茅者。耗禾穗。惠盜賊者。傷良民。今緩刑罰。行寬惠。是利姦邪而害善人也。此非所以為治也。

二 齊桓公飲酒醉。遺其冠。耻之。三日不朝。管仲曰。此非有國之耻也。公何故其不雪之。以政。公曰。善。因發困倉。賜貧窮。論囹圄。出薄罪。處三日而民歌之曰。公胡不復遺冠乎。或曰。管仲雪桓公

之耻於小人而生桓公之耻於君子矣使桓公發困而賤貧窮論囹圄而出薄罪非義也不可。以雪耻使之而義也桓公宿義須遺冠而後行之。則是桓公行義非為遺冠也。是雖雪遺冠之耻於小人而亦遺宿義之耻於君子矣。且夫發困倉而賜貧窮者是賞無功也。論囹圄出薄罪者是不誅過也。夫賞無功則民偷幸而望上不誅過則民不懲而易為非。此亂之本也。安可以

言賑貧赦罪功過不明民無勸懲此法家之說也

雪耻哉

三昔者文王侵孟克莒舉鄆三事舉而紂惡之文王乃懼請入雒西之地赤壤之國方千里以請解炮烙之刑天下皆悅仲尼聞之曰仁哉文王輕千里之國而請解炮烙之刑智哉文王出千里之地而得天下之心或曰仲尼以文王為智也。不亦過乎。夫智者知禍難之地而辟之者也。是以身不及於患也。使文王所以見惡於紂也。

疑厥聖人

東坡山皮

卷十五

七

邦明

以其不得人心耶。則雖索人心以解惡可也。紂以其大得人心而惡之。已又輕地以收人心。是重見疑也。固其所以桎梏囚於姜里也。鄭長者有言。體道無爲無見也。此最宜於文王也矣。不使人疑之也。仲尼以文王爲智。未及此論也。王

四

晉平公問叔向曰。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臣之力也。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賓胥無善削縫。隰朋善純緣。衣成。君舉而服之。亦

早

臣之力也。君何力之有。師曠伏琴而笑之。公曰。太師奚笑也。師曠對曰。臣笑叔向之對君也。凡爲人臣者。猶炮宰和五味而進之君。君弗食。孰敢強之也。臣請譬之。君者壤地也。臣者草木也。必壤地美。然後草木碩大。亦君之力也。臣何力之有。或曰。叔向師曠之對。皆偏辭也。夫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美之大者也。非專君之力也。又非專臣之力也。昔者官之奇在虞。僭負霸在曹。二

二句是提綱

臣之智言中事發中功虞曹俱亡者何也此有其臣而無其君者也且蹇叔處虞而虞亡處秦而秦霸非蹇叔愚於虞而智於秦也此有君而無臣也向曰臣之力也不然矣以宮之奇僖負賢士必待聖主而立功昔者桓公宮中二市婦問二百被髮而御婦人得管仲為五伯長失管仲得豎刁而身死蟲流尸不葬以為非臣之力也且不以管仲為霸以為君之力也且不以豎刁為亂

五

昔者晉文公慕於齊女而忘歸咎犯極諫故使得反晉國故桓公以管仲合文公以舅犯霸而師曠曰君之力也以齊晉文觀之則明君必待賢臣而不然矣弘凡霸所以能成功名於天下者必君臣俱有力焉故曰叔向師曠之對皆偏辭也

五

齊桓公之時晉客至有司請禮桓公曰告仲父者三而優笑曰易哉為君一曰仲父二曰仲父桓公曰吾聞君人者勞於索人佚於使人吾得

仲父已難矣。已得仲父之後。何為不易乎哉。或曰。桓公之所應優。非君人者之言也。桓公以君人為勞於索人。何索人為勞哉。伊尹自以為宰干湯。百里奚自以為虜于穆公。虜所辱也。宰所羞也。蒙羞辱而接君上。賢者之憂世急也。然則君人者無逆賢而已矣。索賢不為人主難。且官職所以任賢也。爵祿所以賞功也。設官職。陳爵祿。而士自至。君人者奚其勞哉。使人又非所佚



也。人主雖使人。必以度量準之。以刑名參之。以事遇於法則行。不遇於法則止。功當其言則賞。不當則誅。以刑名收臣。以度量準下。此不可釋也。君人者焉佚哉。索人不勞。使人不佚。而桓公曰。勞於索人。佚於使人者不然。且桓公得管仲。又不難。管仲不死其君而歸桓公。鮑叔輕官讓能而任之。桓公得管仲。又不難明矣。已得管仲之後。奚遽易哉。管仲非周公旦。周公旦假為天

子七年成王壯授之以政。非為天下計也。為其職也。夫不難奪子而行天下者，必不肯死君而事其讎。倍死君而事其讎者，必不難奪子而行天下。不難奪子而行天下者，必不難奪其君國矣。管仲公子糾之臣也，謀殺桓公而不能。其君死而臣桓公，管仲之取舍非周公且未可知也。若使管仲大賢也，且為湯武，湯武桀紂之臣也，桀紂作亂，湯武奪之。今桓公以易居其上，是以

故以貶駁桓公譏切世主

字

桀紂之行。居湯武之上。桓公危矣。若使管仲不肖人也。且為田常。田常簡公之臣也。而殺其君。今桓公以易居其上。是以簡公之易。居田常之上也。桓公又危矣。管仲非周公且以明矣。然為湯武與田常未可知也。為湯武有桀紂之危。為田常有簡公之亂也。已得仲父之後。桓公奚遽易哉。若使桓公之任管仲。必知不欺已也。是知不欺主之臣也。然雖知不欺主之臣。今桓公以

借管仲以仲已意譏切時君

任管仲之專。惜豎刁易牙。蟲流出尸而不葬。桓公不知臣欺主與不欺主。已明矣。而任臣如彼其專也。故曰桓公闇主。

六 李兌治中山。苦陘令上計而入多。李兌曰。語言辯聽之說。不度於義。謂之窹言。無山林澤谷之利而入多者。謂之窹貨。君子不聽窹言。不受窹貨。子姑免矣。或曰。李子設辭曰。夫語言辯聽之說。不度於義者。謂之窹言。辯在言者。說在聽者。

言

言非聽者也。則辯非說者也。所謂不度於義。非謂聽者。必謂所聽也。聽者非小人則君子也。小人無義。必不能度之義也。君子度之義。必不肯說也。夫曰言語辯聽之說。不度於義者。必不誠之言也。入多之謂窹貨也。未可遠行也。李子之姦弗蚤禁。使至於計。是遂禍也。無術以知而入多。入多者穰也。雖倍入將奈何。舉事慎陰陽之和。種樹節四時之適。無早晚之失。寒溫之焚。則

入多。不以小功妨大務。不以私欲害人事。丈夫盡於耕農。婦人力於織紉。則入多。務於畜養之理。察於土地之宜。六畜遂。五穀殖。則入多。明於權計。審於地形。舟車機械之利。用力少。致功大。則入多。利商市關梁之行。能以所有致所無。客商歸之。外貨留之。儉於財用。節於衣食。宮室器械周於資用。不事玩好。則入多。入多皆人為也。若天事風雨時。寒溫適。土地不加大。而有豐年。

之功。則入多。人事天工。二物者皆入多。非山林澤谷之利也。夫無山林澤谷之利。入多。因謂之窳貨者。無術之言也。

七

趙簡子圍衛之郭。郭犀楯犀櫓。立於矢石之所及。鼓之而士不起。簡子投枹曰。烏乎。吾之士數弊也。行人燭過。免胃而對曰。臣聞之。亦有君之不能耳。士無弊者。昔者吾先君獻公并國十七。服國三十八。戰十有二勝。是民之用也。獻公沒。

惠公即位。淫衍暴亂。身好玉女。秦人來侵。去絳十七里。亦是人之用也。惠公沒。文公授之圍衛。取鄴。城濮之戰。五敗荆人。取尊名於天下。亦此人之用也。亦有君不能耳。士無弊也。簡子乃去楯櫓。立矢石之所及。鼓之而乘士之戰。大勝。簡子曰。與吾得革車千乘。不如聞行人燭過之一言也。或曰。行人未有以說也。乃道惠公以此人是敗。文公以此人是霸。未見所以用人也。簡子

應前結

田

親冒矢石督戰以鼓士氣行法以一衆心二者皆不可少

未可以速去看櫓也。嚴親在圍。輕犯矢石。孝子之所愛親也。孝子愛親。百數之一也。今以為身處危而人尚可戰。是欲以百族之子於愛上。皆如孝子之愛親也。是行人之誣也。好利惡害。夫人之所有也。賞厚而信。人輕敵矣。刑重而必。人不比矣。長行狗上。數百不一人。喜利畏罪。人莫不然。將衆者不出乎莫不然之數。而道乎百無一人之行人。人未知用衆之道也。

東氏山毀

韓子平卷十五

五

宋

十五卷終



韓子迂評卷之十六

難三

禁姦在法察姦在術凡八章皆借前事以明人主御臣不可無法術也

一魯穆公問於子思曰吾聞龐糲氏之子不孝其行奚如子思對曰君子尊賢以崇德舉善以勸民若夫過行是細人之所識也臣不知也子思出子服厲伯入見問龐糲氏子子服厲伯對曰

其過三皆君之所未嘗聞。自是之後。君貴子思而賤子服厲伯也。答。斷案。或曰魯之公室三世劫於季氏。不亦宜乎。明君求善而賞之。求姦而誅之。其得之一也。故以善聞之者。以說音悅善同於上者也。以姦聞之者。以惡姦同於上者也。此宜賞譽之所力也。不以姦聞。是異於上而可比周於姦者也。此宜毀罰之所及也。今子思不以過聞。而穆公貴之。厲伯以姦聞。而穆公賤之。人情皆喜

甚言雍蔽之為害立論亦正

早

貴而惡賤。故季氏之亂成而不止。此魯君之所指三家以劫也。且此亡王之俗。取魯之民所以自美。而穆公獨貴之。不亦倒乎。

二

文公出亡。獻公使寺人披攻之蒲城。披斬其祛。文公奔翟。惠公即位。又使攻之惠竇。不得也。及文公反國。披求見。公曰蒲城之役。君令一宿而汝即至。惠竇之難。君令三宿而汝一宿。何其速也。披對曰。君令不貳。除君之惡。惟恐不堪。蒲人

翟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翟乎。且桓公
置射鈎而相管仲。君乃見之。答或曰齊晉絕祀。不
亦宜乎。桓公能用管仲之功。而忘射鈎之怨。文
公能聽寺人之言。而棄斬祛之罪。桓公文公能
謂桓文之子孫容二子也。後世之君。明不及二公。後世之臣。賢
不如二子。以不忠之臣。事不明之君。君不知。則
有燕操子罕田常之賊。知之。則以管仲寺人自
解。君必不誅。而自以為有桓文之德。是臣讎君

字

而明不能燭。多假之資。自以為賢而不戒。則雖
無後嗣。不亦可乎。轉且寺人之言也。直飾君令而
不貳者。則是貞於君也。死君生臣。不愧而後為
貞。今惠公朝卒而暮事文公。寺人之不貳。何如。
三
人有設桓公隱者。曰一難。二難。三難。何也。桓公
不能射。以告管仲。管仲對曰。一難也。近優而遠
士。二難也。去其國而數之海。三難也。君老而晚
置太子。桓公曰善。不擇日而廟禮太子。答或曰管

廉氏山叟

韓子正評卷六

三

王雲

三段分應須看其波瀾

用賢人不
遠遊早置
太子管仲
三言何害
今駁之不
無吹毛

仲之射隱不得也。士之用不在近遠而排優侏
儒。固人主之所與燕也。則近優而遠士而以為
治。非其難者也。夫處勢不能用其有。而徒不去
國。是以一人之力禁一國。以一人之力禁一國
者。少能勝之。明能昭遠。姦而見隱微。必行之令。
雖遠於海內。必無變。然則去國之海而不劫殺。
非其難者也。楚成王置商臣以為太子。又欲置
公子職。商臣作難。遂弑成王。公子宰周太子也。



此三難者
已在管仲
射內

公子根有寵。遂以東周反。分而為兩國。此皆非
晚置太子之患也。夫分勢不二。庶孽卑寵無藉。
雖處耄老。晚置太子可也。然則晚置太子。庶孽
不亂。又非其難也。物之所謂難者。必借人成勢。
而勿使侵害已。可謂一難也。貴妾不使二后。二
難也。愛孽不使危正。適專聽一臣。而不敢偶君。
此則可謂三難也。

五公子

內嬖六人

豎刁等

秦晉

四 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悅近而來

遠。哀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選賢。齊景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節財。三公出。子貢問曰：三公問夫子政。一也。夫子對之不同。何也？仲尼曰：葉都大而國小。民有背心。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魯哀公有大臣三人。外障距諸侯。四隣之士。內比周。而以愚其君。使宗廟不掃除。社稷不血食者。必是三臣也。故曰政在選賢。齊景公築雍門為路寢。一朝而以三百乘之家賜者三。

章法句法
長短參差
因拙為工

故曰政在節財。或曰仲尼之對。亡國之言也。葉

辯難

民有倍心。而說之悅近。而來遠。則是教民懷惠。惠之為政。無功者受賞。而有罪者免。此法之所。以敗也。法敗而政亂。以亂政治敗民。未見其可也。且民有倍心者。君上之明有所不及也。不咎葉公之明。而使之悅近。而來遠。是舍吾勢之所。能禁。而使與天下行惠。以爭民。非能持勢者也。夫堯之賢。六王之冠也。舜一從而咸危。而堯

言一於行
惠則功罪
不明先明
後仁此刑
名刻核之
言不足道

厚

無天下矣。有人無術以禁下。恃為舜而不失其民。不亦無術乎。明君見小姦於微。故民無大謀。行小誅於細。故民無大亂。此謂圖難者於其所易也。為大者於其所細也。今有功者必賞。賞者不德君力之所致也。有罪者必誅。誅者不怨上。罪之所生也。民知誅賞皆起於身也。故疾功利於業。而不受賜於君。太上下智有之。此言太上之下無說也。安取懷惠之民。上君之民無利害。



言君明則
群臣各舉
其賢以相
進不必自
選

說以悅近來遠。亦可舍已。哀公有臣。外障距。內比周。以愚其君。而說之以選賢。此非功伐之論也。選其心之所謂賢者也。使哀公知三子外障距。內比周也。則三子不一日立矣。哀公不知選賢。選其心之所謂賢。故三子得任事。燕噲賢子之而非孫卿。故身死為僂。夫差智大宰嚭而愚子胥。故滅於越。魯君不必知賢而說以選賢。是使哀公有夫差燕噲之患也。明君不自舉臣。臣

相進也。不自賢功。功相徇也。論之於任。試之於事。課之於功。故群臣公正而無私。不隱賢。不進不肖。然則人主奚勞於選賢。景公以百乘之家。賜而說以節財。是使景公無術以享厚樂而獨儉於上。未免於貧也。有君以千里養其口腹。則雖桀紂不侈焉。齊國方三千里。而桓公以其半自養。是侈於桀紂也。然而能為五霸冠者。知侈儉之地也。為君不能禁者。謂之劫。不能飾下而

有桀紂之侈而又能為五伯之冠言不亦過當乎

字

言百姓盡力利歸于上則不待節財而自富

自飾者謂之亂。不節下而自節者謂之貧。明君使人無私。以詐而食者禁。力盡於事。歸利於上者必聞。聞者必賞。汗穢為私者必知。知者必誅。然故忠臣盡忠於公。民士竭力於家。百官精勉於上。侈倍景公。非國之患也。然則說之以節財。非其急者也。夫對三公。一言而三公可以無患。知下之謂也。知下明。則禁於微。禁於微。則姦無積。姦無積。則無比周。無比周。則公私分。公私分。

以知下二字結上三段

則朋黨散。朋黨散則無外障距內此周之患。知下明則見精沐。見精沐則誅賞明。誅賞明則國不貧。故曰一對而三公無患。知下之謂也。

五

鄭子產晨出過東匠之間。聞婦人之哭也。撫其御之手而聽之。有間。遣吏執而問之。則手絞其夫者也。異日其御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其聲懼。凡人於其親愛也。始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夫哭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

字

子產之智甚善而非之論又過之

姦也。或曰。子產之治。不亦多事也乎。姦必待耳目之所及而後知之。則鄭國之得姦者寡矣。不任典成之吏。不察參伍之政。不明度量。恃盡聰明。勞智慮。而以知姦。不亦無術乎。且夫物衆而智寡。寡不勝衆。智不足以徧知物。故因物以治物。下衆而上寡。寡不勝衆者。言君不足以徧知臣也。故因人以知人。是以形體不勞而事治。智慮不用而姦得。故宋人語曰。一雀過羿。羿必得

之則弄誣矣。以天下為之羅，則雀不失。夫知姦句法亦有。大羅不失其一而已矣。不脩其理而以己之智察為之，弓矢則子產誣矣。老子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也。其子產之謂也。

六

秦昭王問於左右曰：今時韓魏孰與始強？左右對曰：弱於始也。今之如耳。魏齊孰與曩之孟嘗？芒卯對曰：不及也。王曰：孟嘗、芒卯率強韓魏，猶無柰寡人何也。左右對曰：甚然。鍾期推琴而對。

甲

曰：王之料天下過矣。夫六晉之時，知氏最強，滅范中行而從韓魏之兵以伐趙。灌以晉水，城之未沉者三板。知伯出，魏宣子御，韓康子為駟，乘知伯曰：始吾不知水可以滅人之國，吾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魏宣子肘韓康子，康子踐宣子之足，肘足接乎車上，而知氏分於晉陽之下。今足下雖強，未若知氏韓魏雖弱，未至如其晉陽之下也。此天下方用肘。

摹寫知伯之驕狂，韓魏之怖懼，情狀如儼。

與戰國策小同。

東氏山史

卷上

七

余

足之時。願王勿易之也。或曰：昭王之問也有失。左右鍾期之對也有過。凡明王之治國也，任其勢，勢不可害，則雖強天下無柰何也。而况孟嘗、芒卯、韓、魏，其柰我何？其勢可害也，則不肖如如耳。魏、齊及韓、魏，猶能害之，然則害與不侵，在自恃而已矣。奚問乎？自恃其不可侵，則強與弱，奚其擇焉？夫不能自恃而問其柰何也，其不侵也幸矣。申子曰：失之數而求之信，則疑矣。其昭王

此說亦善

字

夫有專職無侵官此末世之事盛世不宜有故周人不設諫官中期雖職鼓琴何可不言

之謂也。知伯無度，從韓康、魏宣而圖以水灌滅人國。此知伯之所以國亡而身死，頭為飲杯之故也。今昭王乃問孰與始強，其未有水人之患也。雖有左右，非韓、魏之二子也。安有肘足之事。而鍾期曰勿易，此虛言也。且鍾期之所官琴瑟也。絃不調，弄不明，鍾期之任也。此鍾期所以事昭王者也。鍾期善承其任，未嫌昭王也。而為所不知，豈不妄哉？左右對之曰：弱於始與不及，則

陳氏山叟

韓康魏宣

十

周玲

可矣。其曰甚然，則諛也。申子曰：治不踰官，雖知不言。今鍾期不知而尚言之，故曰昭王之間有失。左右鍾期之對皆有過也。

七管子曰：見其可說之有證，見其不可惡之有形。賞罰信於所見，雖所不見，其敢為之乎？見其可說之無證，見其不可惡之無形，賞罰不信於所見，而求所不見之外，不可得也。或曰：廣廷嚴君，衆人之所肅也。宴室獨處，曾史之所慢也。觀人



之所肅，非得情也。且君上者，臣下之所為飾也。好惡在所見，臣下之飾姦物以愚其君，必也。明不能燭遠姦，見隱微而待之以觀飾行，定賞罰，不亦弊乎？

謂明白洞達衆人所共見共聞

八管子曰：言於室，滿於室；言於堂，滿於堂。是謂天下王。或曰：管仲之所謂言室滿室，言堂滿堂者，非特謂遊戲飲食之言也，必謂大物也。人主之大物，非法則術也。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

論亦正當
且申韓之
學術則然

術而示之於百姓者也。術者藏之於胸中，以偶
衆端而潛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顯而術不欲
見。是以明主言法則境內卑賤莫不聞知，也不
獨滿於堂，用術則親愛近習莫之得聞也。不得
滿室而管子猶曰：言於室滿室，言於堂滿堂，非
法術之言也。

難四

凡四章

一

衛孫文子聘於魯，公登亦登，叔孫穆子趨進曰：「
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也。今子不後寡君，
寡君未知所過也。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悛
容。穆子退而告人曰：「孫子必亡，臣而不後君，過
而不悛，亡之本也。」或曰：「天子失道，諸侯伐之，故
有湯武；諸侯失道，大夫伐之，故有齊晉；臣而伐
君者，必亡。則是湯武不王，晉齊不立也。孫子君
於衛而後不臣於魯，臣之君也，君有失也，故臣

言衛有不
臣之臣而
君不知君

陳氏山波

韓非子卷上

七

涼

之不明也
君之不明
君之失也
今穆子但
言臣而不
及君

此說不正
當且不顯
白

有得也不命亡於有失之君而命亡於有得之
臣不察魯不得誅衛大夫而衛君之明不知不
悛之臣孫子雖有是二也以亡其所以失所以
得君也或曰臣主之施分也臣能奪君者以得
轉相躋也故非其分而取者衆之所奪也辭其分
分所當得辭而後取而取者民之所予也是以桀索嶧山之女紂求
比干之心而天下離湯身易名武身受詈而海
內服趙咺走山田氏外僕而齊晉從則湯武之



非必奪君之位分所當得也

所以王齊晉之所以立非必以其君也彼得之
以分所當得而後乃自處于君位而後以君處之也今未有所以得而行其所
以處是倒義而逆德也倒義則事之所以敗也
逆德則怨之所以聚敗亡之不察何也

魯陽虎欲攻三桓不剋而犇齊齊景公禮之鮑
文子諫曰不可陽虎有寵於季氏而欲伐於季
孫貪其富也今君富於季孫而齊大於魯陽虎
所以盡詐也景公乃囚陽虎或曰千金之家其

此言齊群臣皆有陽虎之心宜防群臣不必誅陽虎

子不仁。人之惡利甚也。桓公五伯之主也。爭國而殺其兄。其利大也。臣主之間。非兄弟之親也。劫殺之禍。制萬乘而享大利。則群臣孰非陽虎也。事以微巧成。以䟽拙敗。群臣之未起難也。其備未具也。群臣皆有陽虎之心。而君上不知。是微而巧也。陽虎貪於天下。以欲攻上。是䟽而拙也。必使景公加誅於拙虎。是鮑文子之說反也。臣之忠詐。在君所行也。君明而嚴。則群臣忠。君

字

此言宜首誅陽虎以警動群臣鮑文子之言為是

懦而闇。則群臣詐。知微之謂明。無救救之謂嚴。不知齊之巧臣。而誅魯之成亂。不亦妄乎。或曰。仁貪不同心。故公子目夷辭宋。而楚商臣弑父。鄭去疾予弟。而魯桓弑兄。五伯兼弁。而以桓律人。則是皆無貞廉也。且君明而嚴。則群臣忠。陽虎為亂於魯。不成而走。入齊而不誅。是承為亂也。君明則知誅陽虎之可以濟亂也。此見微之情。語曰。諸侯以國為親。君嚴。則陽虎之罪不可

前說非後說是

失此無救赦之實也。則誅陽虎。所以使群臣忠也。未知齊之巧臣而廢明亂之罰責於未然而不誅昭昭之罪。此則妄矣。今誅魯之罪亂。以威群臣之有姦心者。而可以得季孟叔孫之親。鮑文之說。何以爲反。

三。鄭伯將以高渠彌爲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及昭公即位。懼其殺已也。辛卯。弑昭公而立子亶也。君子曰。昭公知所惡矣。公子圍曰。高伯其爲

可

謂昭公既知所惡而不早誅當斷不絕是以見弑

戮乎。報惡已甚矣。或曰。公子圍之言也。不亦反乎。昭公之及於難者。報惡晚也。然則高伯之晚於死者。報惡未甚也。明君不懸怒。有怒不行且舉之故曰懸懸怒則臣懼罪。輕舉以行計。則人主危。故靈臺之飲。衛侯怒而不誅。故楮師作難。食龜之羹。鄭君怒而不誅。故子公弑君。君子應左氏舉者論也君子之舉知所惡。非甚之也。曰。知之。若是其明也。而不行誅焉。以及於死。故曰。知所惡。以見其無權也。人君非獨不

阿氏山勢
韓子造請卷下
五

足於見難而已。或不足於斷制。今昭公見惡稽罪而不誅。使渠彌含憎懼死以徼幸。故不免於殺。是昭公之報惡不甚也。或曰報惡甚者大誅報小罪。大誅報小罪也者。獄之至也。獄之患故非在所以誅也。以讎之衆也。是以晉厲公滅三却而欒中行作難。鄭子都殺伯咺而食鼎起福。吳王誅子胥而越勾踐成霸。則衛侯之逐鄭靈廷弒。不以褚師之不死。而子公之不誅也。以未

此轉謂高伯之罪在昭公未即位之先令既即位矣容之可也而有怒之之色是見弒



可以怒而有怒之色。未可誅而有誅之心。怒之當罪而誅不逆人心。雖懸奚害。夫未立有罪。即位之後宿罪而誅。齊胡之所以滅也。君行之臣。猶有後患。况為臣而行之君乎。誅既不當而以盡為心。是與天下為讎也。則雖為戮。不亦可乎哉。

四衛靈公之時。彌子瑕有寵於衛國。侏儒有見公者。曰。臣之夢踐矣。公曰奚夢。夢見竈者。為見公

東山曰
宋美

三段各有
一意甚細
密

也。公怒曰。吾聞人主者夢見日。奚為見寡人而
夢見竈乎。侏儒曰。夫日兼照天下。一物不能當
也。人君兼照一國。一人不能壅也。故將見人主
而夢日也。夫竈一人煬焉。則後人無從見矣。或
者一人煬君邪。則臣雖夢竈。不亦可乎。公曰善。
遂去雍鉏。退彌子瑕。而用司空狗。或曰侏儒善
假於夢。以見主道矣。然靈公不知侏儒之言也。
去雍鉏。退彌子瑕。而用司空狗者。是去所愛而
為賢猶為煬已也。

荅言靈公
雖退不肖
而進賢恐
以所愛者
為賢猶為
煬已也



用所賢也。鄭子都賢慶建而壅焉。燕子噲賢子

謂以所愛為賢也

之而壅焉。夫去所愛而用所賢。未免使一人煬

知其不肖故不害也

已也。不肖者煬主。不足以害明。今不加知而使

賢者未必賢故危也

賢者煬已。則必危矣。或曰屈到嗜芟。文王嗜菖

蒲菹。非正味也。而二賢尚之。所味不必美。晉靈

侯說參無恤。燕噲賢子之。非正士也。而二君尊

之所賢不必賢也。非賢而用之。與愛而用之。同

賢誠賢而舉之。與用所愛異狀。故楚莊舉孫叔

此轉謂真
知其賢則
不患其煬
已也

而霸。商辛用費仲而滅。此皆用所賢而事相反

也。燕噲雖舉所賢而同於用所愛。衛奚距然哉。

則侏儒之未見也。君壅而不知其壅也。已見之

後而知其壅也。故退壅臣。是加知之也。口不加

知而使賢者偽賢煬已則必危。而今已加知矣。則雖

煬已必不危矣。以其誠賢也

十六卷終

